



# 江南只数义乌兵

## 护矿械斗 声名初显

八宝山又称“八保山”，因位于第八保辖区而得名。关于其名称，县志中特别指出：“流俗传以为宝者，舛也。”即民间误传山中有“八种宝物”的说法，当是谬误。

虽然在此山中并无传说中“八宝”，却讹传有另一种宝藏——银矿，并引来了外人的觊觎。从遗迹看过去，八保山的历史扉页由此开启。《万历义乌县志》中，详细记载了义乌人的这一次护矿行动。

“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，永康盐商施文六载盐过閤里，熟睨八保山之麓一带小山土色，炤耀产矿，辄起盗心，乃构党方希六等九十余人，由枫坑到山挖掘。近坑居民规知(暗中了解)之，彝报平望，倍磊之豪有力者，而陈大成、宋廿六等聚族谋曰：‘夫夫也，而贪无艺，寔(通‘实’)逼处此，以与我且夕争此土也，吾属无噍类矣(‘噍类’，存活的人类群体；‘无噍类矣’，比喻没有一个人生存)！’则投袂而起，共率子弟诣坑，手搏方希六、吕廿四等十四人解县。而赵公(指时任知县赵大河)故(通‘顾’)长者，念临属，不忍真(处置)之城且鬼薪，第(仅)善谕遣之，而贼是稍稍纵矣。”

将盗矿贼抓了现行，知县赵大河却顾念他们是邻县乡民，又是初犯，仅对他们训斥了一番，令他们写了悔过书后就释放了。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

“是年六月十九日，施文六复讧众千余人据坑，而贼特头领金周谢索勇，能飞刀刺人，则大张赤帜于山林，示为国增课，招引亡命，益无所顾忌。陈大成等仍督众子弟奋前擒擒十一人，解府收系。而郡侯李公(指李知府)因出示：坑场杀死者不谕，乌人奉是檄也以往，则无不控拳砺刃，愿为上用者。于是已得赵公趋兵剿贼之令，陈大成遂统率陈榆、陈禄、陈文澄等亲兵数百，追逐上山。是时薄暮，日光反射，天忽微雨。贼望之，色尽赤，目炫气夺。我兵周旋以登，疾战，遂戮首恶施文六、金周谢等三十人，群贼披靡遁去。”

这一次，因李知府有过明确表态：在坑场因护矿而杀人的，不论罪。陈大成等胆气陡增，带领数百子弟亲兵，杀了施文六、金周谢等30人，其他人便抱头鼠窜而去。然而，八宝山并未就此安宁，盗矿者依然贼心不死。一场更大的阴谋随之而来。

“而处州人善炼矿，以强悍，乃潜以银沙和土矿，往给(通‘治’)景宁、龙泉等县人民，煽聚惯贼杨松等三千余人。至七月廿一日，蜂拥到山，斩山木而材之，竖立栅寨，冯陵(侵犯)我境土，凶(通‘虏’)掠我村墅，居民大震。于是赵公遍檄各都，选兵防御，且悬赏以购于市……各都冯、陈、杨、王以兵至，与本都陈、宋并力进发，而陈大成等椎牛以饷士，宋氏亦各出私财犒之。遂领兵三千人踊跃击贼(应为‘宗贼’，指以同族人为主而结伙的盗贼或武装势力)，师随而殪(杀死)之，俘馘(俘获斩杀)三百余人。”

这批盗矿贼战败回处州后，还于心不甘，傲告乡民，广集党羽，声称要复仇。“于是十月，处贼……乃大集师，聚至万余人……我师闻之，愈益激愤，传报各都，

厚集陈(集中兵力摆好阵势)以待。贼遂于初九日分兵侵轶(侵犯袭击)，一支从天龙山来，一支从时溪(即慈溪)岭来，一支从挂纸岭来，一支从枫坑岭来，口吹竹筒，响声震地，与我兵陈禄等遇于全庄，截杀斩其七人。时贼全队屯扎山上，自万围尖至官畲(即官余)岭，旌旗蔽空，营灶垒至相属也。是时众议：贼新集汹汹，我承(趁)其散(通‘疲’)，亟剿之，举贼必矣。”



银坑洞穴幽深



上陈村古村落

与“处贼”之决战，在上陈村塘塍举行。“贼下山接战，陈禄、陈炎廿二、陈希四等率众奋击，陷其前锋，赤岸、葛山、视畴、青口、田心诸兵从旁击其左右，贼众大溃……是役也，官不费斗粮、不遗寸铍(箭头)，而摧矿寇若拉朽，辟之蚍蚃集身(叮咬身体)，势不得不搏；人自为仇，家自为战，故克捷若斯之亟也。”

## 义乌募兵 前赴后继

山脚下世代生活的人们，骨子里蕴藏着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毅，更有着百折不回的坚韧。

发生在八宝山麓的这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护矿保卫战，正是这份精神的迸发，让盗矿之贼在此领教了“义乌拳头”的厉害。他们与盗矿贼英勇抗争的事迹，迅速传遍了周边各县，也让邻近各地知晓了义乌乡民的

勇猛剽悍。而义乌人也在此战中搏出了血性、铸下了风骨——那便是“刚正勇为”最真实的写照，成为义乌乡民团结一致、共同御贼的生动见证。

海波平处是吾乡！执牛耳于中国历代军事的明代义乌兵，就发祥于以倍磊为中心的义南一带。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九月，正是秋高气爽，稻谷进仓的季节。参将戚继光带了下属胡守仁、陈伯俸到义乌招兵，受到了知县赵大河的热情接待，在次日就贴出了募兵告示。结果过了好几天，却无一人来报名。

这时，金华知府给戚继光写来一封信，大意是说只有先得到陈大成的响应，才会有人来报名。赵大河觉得在理，在八宝山上的这一场护矿械斗中，打出了义乌人的霸气和威风。其中，陈大成胆略过人，通过迅速纠集本姓族人，联络四方乡邻，与之进行了殊死抗争，由此树立了很高威望。这种同仇敌忾、剽悍舍生的气概，赢得爱憎分明、立场坚定的品格，赢得了赵大河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
戚继光奉命到义乌募兵，希望陈大成带头，陈大成对此自是没有推脱：“如今国难当头，倭寇一日不灭，国与家就难有宁日，男儿理应为国效力。”陈大成马上吩咐儿子陈文澄，让村中符合年龄的男子到县衙报名。

在陈大成带头从军后，招兵之事迎刃而解，全县迅速掀起参军热潮。前赴后继的义乌子弟，跟随前方飘扬的那面“戚”字大旗，告别了父老妻儿，离开了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，踏上了抗倭的征途。他们也由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义乌兵。有了这个来自家乡的英雄群体，就有了以后的精彩故事，塑造了丰满的英雄群像。

据《康熙义乌县志·民兵篇》记载：“倭寇烽起，参将戚继光(忠贞堂募)剿贼之首事者(能带头剿贼的人)，而陈大成等率众应召。三十九年(1560年)，统兵赴台防守。四十年(1561年)，破倭于白水洋，俘斩以千计。已(之后)，调往江福援剿流寇，及攻屯贼巢(长期屯聚的贼军巢穴)，所向(所到之处)殄灭(全部歼灭)。以军功显，而子弟多食租衣税(多靠田租赋税为生)悬金以谄閤里(悬挂金印炫耀于乡里)，人(乡人)益慕(追求)于战功矣。”

另据《义乌市志》记载：“因陈大成曾于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率众护矿格斗而名闻乡里，对陈大成之应召，义乌乡民奔走相告。逾月，四乡八邻壮士报名应征者云集，戚继光得招4000人……(嘉靖四十年)九月，戚继光又募义乌兵3000人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二月，戚继光又募义乌兵万人……至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，戚继光至义乌募兵17000人。”又据《义乌兵故事》记载：“从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至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，义乌有26000人被招兵，后来还有不少人自动投军。”

青山作证，一个尚能为家族的权属奋不顾身的人，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更显得大彻大悟而义无反顾。义乌兵，自从拿起狼筈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在抗倭之战中九战九捷，杀敌斩级十余万，令倭寇闻风丧胆。从义乌的山野到东南的海疆，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，护佑了一方百姓的安宁。

## 山水记忆 洞穴传奇

“乌兵之起以矿寇”。“矿寇”之患，则始于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言——八宝山中埋藏着无尽的矿藏。拨开历史的烽烟，这个最神秘的疑问依然悬而未决：八宝山真的有矿吗？对此，各方说法莫衷一是。它就如同一道谜题，深藏于幽深的洞穴中，任凭后人揣测，却始终无解。

其一，八宝山有银矿是讹传。这从《万历义乌县志》的记载可以看出，“八宝山，旧不载”，说明这座山在旧县志里原本没有记载(可能因知名度不大)，“近因妄传有矿”，并聚集了众多矿徒闹事，才致声名远扬。清初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对此也有相同的记载：“八宝山……讹传山有矿，永康、处州矿徒聚扰于此。”

从上述文献中的“妄传”“讹传”等字样可看出，八宝山上其实并没有矿。因讹传山上有矿，矿徒闻之聚此作乱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矿”，当指“银矿”，而非寻常的萤石矿等。

其二，在明嘉靖年间由抗倭名将、兵部郎中唐顺之纂辑的军事论集《武编》一书中，则记明山上确实有矿：“金华府义乌县八宝山，每百斤低的出银二十两，极好的出银六七百两，日可出千石。江南第二矿也。三十八年(1559年)，处矿徒私开五次，被义乌兵杀败。”

凡此种种，虽真假难辨、虚实难辨，但历史的迷雾之处，确凿可见的遗迹依然存在。就在如今的八宝山南麓，诸多“银坑洞”历经风雨而留存。趁着新年的这股热乎劲儿，携一份期待，再次踏上寻“宝”之旅，去邂逅那些未知的美好与惊喜。

位于八宝山南麓的上陈村，村民于二十多年前就已陆续搬迁下山，现属佛堂镇江北社区。不过，村内至今依然住着部分留守村民。当听说要找村内银坑洞的遗迹时，村民们十分热情，指着八宝山山脚的几处黑黢黢的洞口说：“那几个就是。”

所谓银坑洞，是古人采银矿而开凿的矿坑。据载，明代处州(今丽水)银矿开采规模居全国前列，是当时的核心产银区。上陈村周边的这些银坑洞，洞口普遍狭小，推测为盗矿者勘探采样所留。

据村民介绍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村内尚存五十余处银坑洞遗址。这些洞穴虽小，却深不可测。有的深约十米，洞底清泉涌出；有的深达数十米，却已被淤泥石块堵塞；还有的洞内蜿蜒如斗折蛇行，中途又骤然下沉数米。它们大多隐匿于半山腰的灌木丛林之中，纵然历经数百年风雨，石壁上依稀可见古人凿刻的痕迹。

岁月流转，如今绝大多数洞口已被填埋或封堵，仅剩六七处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。其中，村口这一处规模尤大，洞内藏着一泓清泉——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，晶莹剔透，终年不涸。沿山径而上，半山腰处有三洞并列，一字排开。在洞口俯身观察，便有一股幽深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一个翘翘就能跌进时光的漩涡里。如今，“八宝山银矿遗址”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佛堂镇江北社区居委会负责日常管护。

八宝山、银坑洞，护矿的呐喊、义乌兵的背影……历史的烟云虽已漫过四百余年，众多银坑洞亦然沉寂，然而，若俯身踏入洞口，借微光凝望那斑驳的石壁，依稀还能捕捉到银色的闪烁——那是岁月沉淀下的目光，默默注视着八宝山里的恩怨往事；当年的人声、战鼓，似乎也都在幽暗中隐隐浮动。

沧桑流转间，恩怨情仇已化为文化的底蕴，曾经的护矿号角与征战鼓声，也成了时光深处的回响。立于这些沉默的矿洞前，仿佛仍能听到历史的低语——它诉说的，不只是山脚下一个个村庄的荣辱兴衰、同仇敌忾，更激荡着一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，映照出一方群体在命运浪潮中的沉浮与坚守。

八宝山的银光虽已黯淡，但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洒下汗水、流淌热血的身影，却从未走远。他们凝固在石壁的纹理里，浸润于清泉的流淌中，成为这片山水最深沉、最珍贵的记忆。他们那种以小义明大义、以家情铸国情的精神，亦如同这青山一般，巍然屹立，永续千秋。

全媒体记者 龚毓明 文/摄



八宝山南麓上陈村